晉書

五



志第九　　　　　　　　　　　　晉書十九

房玄齡等撰

禮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以養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乱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国為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或置不刊之法或礼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国礼亦從衰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礼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礼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无明后道噎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期之喪中興為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為

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礼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礼十七篇之文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秕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礼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緗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乱意先儀範其吉礼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礼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万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劒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礼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无其位不可以作礼樂豈斯之謂歟晉始則有荀顗

鄭冲裁成国典江左則有荀崧刁協損益朝儀周官五礼吉凶賓軍嘉
而吉礼之大莫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
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百餘年
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乱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草創
朝儀及晉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礼參考今古更其
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
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曰臣典校故太
尉顗所撰五礼臣以爲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
国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
宜見補定又以今礼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
婚祭會諸吉礼其制少変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
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
謂之齊衰及孔子没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礼仰讀周典俯
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礼易惑不可不

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无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須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无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顗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万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

類今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纘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脩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

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晉景寅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幷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進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是於此脩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

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祀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為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為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

也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月望輿駕無爲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

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門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
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
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為無
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為大按此詔帝
復為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漢明
堂而未有配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
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
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

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從始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脩建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

闕不讀令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大史令高堂隆以為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為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及晉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堦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弈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駮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取後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此褻隆赫臣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如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祗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且讀夏令奏可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

魏之三祖亦皆親耕籍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王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脩耕籍尚書符問籍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荅漢儀无正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漢儀縣邑常以乙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雖天子耕籍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脩耕籍之義然竟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内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蠶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蚕桑宫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闕以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禮不脩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蚕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蚕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宫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宫十丈

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乗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乗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從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

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
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
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
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
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
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
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
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
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
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而
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
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
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
云无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

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旲侯
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勑尚書召詰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
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
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
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
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
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
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稱旲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
爲如祭法之論旲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
大社也旲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旲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
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
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旲侯之解臣
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

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一日牽牛酒至社下故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

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礼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大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内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嚴警大史登靈臺伺候日变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劒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劒立其戸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礼也又以赤絲為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大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礼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礼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

元帝大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

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日之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勑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劭為不得礼意苟或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劭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裨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礼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表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劭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官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會於禮乖矣礼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礼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劭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礼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无據

然荀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君子將擬
以為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
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
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
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
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
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為按舜
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
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
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
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
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
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

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者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太厲戶竈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詩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竈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漢儀云國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

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

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
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
索縈社伐朱鼓焉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土五嶽
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群祀瘞沉珪璧六年
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沉璧于淮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山及穆帝升平中
何琦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
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闕禮俗頹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礼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正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爲太學

故事祀皐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爲按虞書皐陶作士

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
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於太學是崇聖
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
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
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按漢儀則仲夏
設之有桃印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特牲供禳
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且未詳
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立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
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
僭禮黷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祅妄相煽舍正為邪

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袄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大王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大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

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在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為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為宣王忠武侯為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為景皇后　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朝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王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明王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准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　六年因廟陷當改脩創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所建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為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悼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於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刀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

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為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劔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已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

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
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
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
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為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為四
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迁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為
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
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
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迁廟之主藏於征西
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礼无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
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国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
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
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
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
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

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禮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无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无祭是時簡文爲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礼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无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无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迁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迁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迁主之礼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无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继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迁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

毋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寔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迁乃太祖位定耳京兆迁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隂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迁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礼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

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脩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為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義熙元年四月將殷祠詔博士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堂

之首歆卒士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迁藏西儲以
為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
四府君情理爲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祠行事改制
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
堂去樂且不上胙

穆帝升平五年十一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
傳有死宫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
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
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礼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為
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

魏故事天子為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礼設次殿於南

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執事處以為次殿所以為解息之處凡適
尊以不顯為恭以由優為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
定新禮皆如舊說從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
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
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謚策於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
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
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內
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
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翦此羣兇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
摧軀猶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
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
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
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

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爲明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而葬是為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

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
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
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
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勑御府易服内
者改坐大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
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
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
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聖詔
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
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
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蔬食殷憂内盈毁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而
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
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勑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
愚欵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

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訴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柰何柰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烝烝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疏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悚息以為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絰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

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塊草軺輦版輿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僚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

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虨等四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衞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曾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

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為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攣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朞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与中軍將軍沖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礼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忌之重礼制祥除必正朞月故

也已酉晦帝除縞即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无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易其非疑如何礼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无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国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為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武崩太傅録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朞為断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礼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礼之正皇太

子无有国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与士庶同礼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学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経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群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处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与尊同躰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无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礼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絶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与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晋侯享

諸侯子産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礼宰咺來
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
說往往亦見挚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
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
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
尼曰礼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
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
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
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礼官參議
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礼
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
以自尽故聖人制礼自上逵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
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于
外非礼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案靖逵等議各見

所爭之一端末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礼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礼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与群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礼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无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无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荅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嚮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礼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礼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无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 以荒大政也礼記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羅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

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朞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亦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

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博採典籍為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為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

武帝楊悼皇后既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即位中詔述后恩愛及后祖載羣官議帝應為追制服或以庶母慈母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衆議不同閭丘沖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

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朞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朞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弥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

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
爲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奏詳母以子貴贈
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
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
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下通議散騎
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
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
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
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爲其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
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
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衞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

故可無殤非孩齓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為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期故也於是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群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劍綬摯虞以為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迎

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槀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哀慕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為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眾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荅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靖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朞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

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諸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既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衍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己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朞不以親疏尊卑為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為變礼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為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者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

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縗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

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緦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蒸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頹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脩經典式明王度詔不荅十八年胤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

報未審朝議以何爲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璲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緦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以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參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蒸嘗之禮習成頹俗宜被革正輒內外參詳謂宜聽所

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請爲告書如左班下内外以定永制普令依
承事可奉行詔可
禮王爲三公六卿裼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絰天子諸侯皆爲貴臣
貴妾服三月漢爲大臣制服无聞焉
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
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
舉樂也元帝姨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於卿大夫比
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
後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鄉君喪殯日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
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群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
示賀循又曰咸寧三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發哀踰月不
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賀循答曰案禮雜記君於
卿大夫之葬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
義降而无服三月之内猶裼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

未葬三公作樂為屠蒯所譏如遠所啓合於古義咸寧詔書雖不會經典然隨時立宜以為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

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泰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

喪服記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礼以今无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為周礼作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礼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丗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礼之所及宜定新礼自如舊經詔從之

漢魏故事无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新礼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朞而傍親為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摯虞以為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

況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朞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已下世有改變大體同

漢之制而魏武以礼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銀諸物也漢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

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礼国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礼不墓祭故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没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之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

宣帝預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為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吊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无用陵中唯潔埽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詔停之
古无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祠廟謂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

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詔曰壽陵无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魏世及宣帝遺詔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礼於是遂止以為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无准非礼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

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玆已往以爲成比也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吴叛仕魏爲黄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絶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於道議宜更相爲服守博士許猛以爲地絶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絶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騶沖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礼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二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礼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朞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礼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絶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秦秀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使有三年之恩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許猛又議夫少婦

雅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娉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
絕而何侍中領博士張惲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
降二女為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
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礼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堂時論
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黃門侍郎崔諒荀悝
中書監荀勗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兼侍郎
著作陳壽以為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礼无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
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
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
母之理則昌无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
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
死而會乎則同祔於葬无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沒世之後追討二
母隔絕之時以為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以為禮無前母之
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為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

倉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為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礼
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无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有
服此為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為地絕死絕誠
无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毖在南為邦族於北為羇
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為元妃後婦為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
今妻廢其嫡子未書姜氏絕不為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
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礼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
其情終以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為故當追而絕之邪黃昌見美斯又
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礼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
己則否諸儒皆以為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
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
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
謂也以為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毖為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
焉大義滅親況於毖之義可得以為妻乎大司馬騫不議太尉充撫軍

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王者溥又駁粹曰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
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无絶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
夫婦以判合為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絶彼已更娶代己安得自同
於此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為後王法也且既已為嫡後服復云為
妾生則或聚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已開偽
薄之風傷貞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
據同時並存何得為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
絶遠聞喪問當復相為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礼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
親於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
於二子之心曾无恧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
礼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絶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
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
以人理應絶故也今夫婦殊域与无妻同方之惡疾理无以異據已更
娶有絶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尚書八座以為設令有人於此父

為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己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感念之心殊而為之服一也又兩后並嫡自謂違礼不謂非常之事而以常礼處之也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祖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為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辛礼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以終亡尚无並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礼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為文草下太常報楙奉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為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与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然与前妻終始永絕以義无兩嫡則趙衰可以尊制隗氏昌為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然二妻並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干寶論之曰礼有經有變有權

王毖之事有為為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
羣議之紛錯同産者无嫡側之别而先生為兄諸侯同爵无等級之差
而先封為長今二妻之入无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為秩順序義也今
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
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叙
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
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
絶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
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
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以師友之禮待其臣而臣不敢自尊
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為服禮之善物
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
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
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

國劉仲武先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毋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
娶王氏生陶仲武為毋丘氏別舍而不告絶及毋丘氏卒正舒求祔葬
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弗得從
以至死亡時吳国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
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
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為服君子以為賢安豐太
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
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為妻後又娶景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
无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
此失在先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為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
不知所從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礼於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
乙景之子並當三年礼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同
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礼並立二妻
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為嫡後至為庶景子宜以

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㬎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爲違礼而得礼㬎
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中書監荀勗議曰昔
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
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嚳爲陳氏服
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嚳謂抑其親鄉里
先達以元嚳爲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
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審
由此邪天下有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
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
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
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閡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坐門
下三省外內羣官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大宰西陽王
羕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顗散騎常侍

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自誓于文志刷讎恥乃單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爲忠家巷也以爲誠宜如明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无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无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亡漫於中原而繼以遺賊未滅亡者无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礼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礼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皆依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礼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

諸如嶠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且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乱
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没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
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
令以循議為然
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没寇難万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
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
之理絶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胥嗣不可絶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
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内賊乱清平肆省之後
尋覓无蹤跡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為妻産四子而遭賊於賊請
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既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詭藉
任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
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礼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
室以聲子諸侯猶耳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

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
姑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爲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爲詵
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爲繼母服而不爲前母服者
如李比類曠世所希前母既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先制服之文
然礿祠烝嘗未有不以前母爲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詵有老母不
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
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
叔之妻失身於卻犫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
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
中必全苦操有隕无二是望凡人皆爲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
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
而巳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
有自來矣衆議貶譏大峻故略序異懷亮從衍思期議定
五經通義以爲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謚宣

帝爲文侯景王爲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
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爲宣王忠武爲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鄭袤爲景侯有司奏云晉
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故鄭袤爲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
謚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无窮之祚名謚不一君皆相避於制難全
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
及遷毀之廟成粲武茂劉訥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
時作教經天人之遠言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
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諡之礼舍漢
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
同正以袤謚景不相當耳宜謚曰簡及大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
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爲然詔可
驃騎將軍温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嶠前死
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爲夫人不舒云礼記其妻爲夫人而

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雖先夫殁榮辱常隨於夫也礼記曰妻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其親者如礼則三人皆爲夫人也自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无復継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庾蔚之云賤時之妻不得並爲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二年彭城國爲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礼得謚也胡訥云礼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礼耳安平獻王李妃琅邪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礼壞故耳殷聲子爲謚服虔諸儒以爲非杜預亦云礼婦人無謚春秋无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絶自明者也近世唯后乃有謚耳太尉荀顗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史奉策即家祭賜謚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為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帝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志第十　禮志中　

志第十一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群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

請朝賀掌礼郎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藩王臣厶等奉白璧各一
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
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礼郎讚
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
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
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
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
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
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諸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
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
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鍾鼓作謁
者僕射跪奏請群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
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自酌置位
前謁者跪奏藩王臣厶等奉觴再拜上千万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

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諸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群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勑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鍾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為白獸蓋是後代所為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却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奏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漢以高帝十月定秦旦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讃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輿亟動役無寧歲蓋應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

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

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

至誡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議而不建旗摯虞以爲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讖緯諸說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制矣

魏明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

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與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強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太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

之又武帝平吴混一區宇
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阼弘建大業群生仰流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黄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

也瓘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
屬蜀土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脩禮地祇登
封泰山致誠上帝以荅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
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詔不許瓘等又奏曰臣聞處
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
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沖屢辭其禮雖
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
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
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脩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
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
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
矣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
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百王德無與二
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

至弗膺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蕃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蕩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群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目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勤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

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今方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桉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爲孝莫大於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

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
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
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
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
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
事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
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
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
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逌議位號不
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
王珣荅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並不開墓但更爲塋域制度耳褚
太后臨朝時議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
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
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覿則嚴父爲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革今衍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内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壼議以爲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臣以爲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構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牋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壼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

惟施之天朝宜構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尚書參議並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陳留王勱表稱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耽之勱爲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縶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縶穆子是方應爲君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饗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

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荅拜新禮以爲禮無不荅更制妃公侯夫人荅妾拜摯虞以爲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朞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荅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絶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爲薦鹿䴥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

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閱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閱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大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成帝咸和中詔内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塲故其地因名鬭塲自後藩鎮桓

庚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顗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宴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遷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

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為一加再加皆非也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則非必歲首禮冠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惠帝之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群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

而冠不復加使命王彪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既加元服車駕出
拜于太廟以告成也蓋亦猶擬在廟之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始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
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
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
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
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
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
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
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
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
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

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賀
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
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
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
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
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其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
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荅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錄其事蓋爲王
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
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
處又按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
五牛旂旗旄頭罼罕並出即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
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
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牛旗則

旄頭罼罕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具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其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之禮依漢舊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寧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群臣賀為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

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御名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㪟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

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泰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承詔臣女如初答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禮也其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鍾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摠名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今宜備設而不作時用此議

○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既共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于時音不賀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荅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太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奉賀應上禮與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礼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礼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諸應上禮奉賀徐邈同又引一有元良喜慶在於此封諸王及新宮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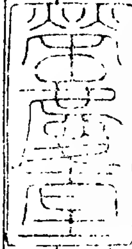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潤尋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疋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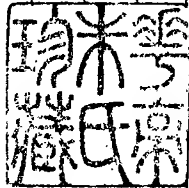
武帝泰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
礼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
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
乃革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其礼豈謂婚礼不辨王公之序故
取獸豹以尊革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鄉飲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漢明帝永平二
年三月帝始率群臣射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国縣道行
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及魏
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群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於是王祥爲
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猶在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礼儀之廢久矣
乃令復講肆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
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

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大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庭學進爵於顔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大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大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水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説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晉書禮志第十一　　禮下







志第十二　晉書二十二

樂上　御撰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焉農瑟羲琴倕鍾和磬既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護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天皃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褒艷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疎樂沉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與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卧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絃歌詩頌干戚旄羽

投諸煙火埽地無遺漢祖提劒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於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太學袒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邪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協雅頌事適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群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鐃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盪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鼙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唯新前音

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依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
高文陳諸下管求嘉之亂伶官既減曲臺宣榭咸變汚萊雖復象舞
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
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
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
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
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
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五聲宮爲君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焉商爲臣商之爲
言強也謂金性之堅強也角爲民角之爲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
生也徵爲事徵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爲物羽之爲言舒也言
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化上
遷善如不及是以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
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善而好施聞

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閶闔

陽六爲律謂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焉律之爲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呂之爲言助也所以助成陽功也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途也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三月之辰名爲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四月之辰謂爲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謂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六月之辰謂爲未未者味也言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七月之辰謂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八月之辰謂爲酉酉者緧也謂時物皆緧縮也九月之辰謂爲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十月之辰謂爲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十一月

之辰謂為孳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十二月之辰謂為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故以紐結為名也十一月之管謂為黃鍾黃者陰陽之中色也天有六氣地有五才而天地數畢焉或曰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正月之管謂為太蔟蔟者蔟也謂萬物隨於陽氣太蔟而生也三月之管名為姑洗姑洗者姑枯也洗濯也謂物生新絜洗除其枯改柯易葉也五月之管名為蕤賓蕤賓者蕤垂下貌也賓敬也謂時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敬也七月之管名為夷則夷平也則法也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也九月之管名為無射射者出也言時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十二月之管名為大呂大呂者助也謂陽氣方之陰氣助也十月之管名為應鍾應者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八月之管名為南呂南者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也六月之管名為林鍾林者林茂也謂時物茂盛於野也四月之管名為仲呂仲呂者呂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二月之管名為夾鍾夾鍾者夾佐也謂時物尚未盡出陰德佐陽而出物也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

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鍾磬而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礼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礼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晉　穆穆明明　我其夙夜　祗事上靈　常于時夏　迄用其成

於薦玄牡　進夕其牲　崇德作樂　神祇是聽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烝哉　日靖四方　永言保之　夙夜匪康　光天之命　上帝是皇

嘉樂殷薦　靈祚景祥　神祇降假　享福無疆

饗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晉　其命惟新　受終于魏　奄有黎民　燕及皇天　懷和百神
丕顯遺烈　之德之純　享其玄牡　式用肇禋　神祇來格　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　昊天子之　祐享有晉　肇庶戴之　畏天之威　敬授人時
不顯不承　於猶繹思　皇極斯建　庶績咸熙　庶幾夙夜　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　克配彼天　撫寧四海　保有康年　於乎緝熙　肆用靖民
爰立典制　爰脩禮紀　作民之極　莫匪資始　克昌厥後　永言保之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皇矣有晉　時邁其德　受終于天　光濟萬國　萬國既光　神定厥祥
虔于郊祀　祗事上皇　祗事上皇　百福是臻　巍巍祖考　克配彼天
嘉牲匪歆　德馨惟饗　受天之祐　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於赫大晉　應天景祥　二帝邁德　宣此重光　我皇受命　奄有萬方
郊祀配享　禮樂孔章　神祇嘉享　祖考是皇　克昌厥後　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　禮皇神　精氣感　百靈賓　蘊朱火　燎芳薪　紫煙遊
冠青雲　神之體　靡象形　曠無方　幽以清　神之來　光景昭
聽無聞　視無兆　神之至　舉歆歆　靈爽協　動余心　神之坐
同歡娛　澤雲翔　化風舒　嘉樂奏　文中聲　八音諧　神是聽
咸絜齊　並芬芳　烹牷牲　享玉觴　神悅饗　歆禋祀　祐大晉
降繁祉　作京邑　廣四海　保天年　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折　竢皇祇　衆神感　群靈儀　陰祀設　吉禮施　夜將極
時未移　祇之體　無形象　潛泰幽　洞忽荒　祇之出　薆若有
靈無遠　天下母　祇之來　遺光景　昭若存　終冥冥　祇之至
舉欣欣　舞象德　歌成文　祇既坐　同歡豫　澤雨施　化雲布
樂八變　聲教敷　物咸享　祇是娛　齊既絜　侍者肅　玉觴進
咸穆穆　饗嘉豢　歆德馨　祚有晉　暨群生　溢九壤　格天庭
保萬壽　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 享祀匪懈 於皇烈考 光配上帝 赫赫上帝 既高既崇 聖考是配 明德顯融 率土敬職 萬方來祭 常于時假 保祚永世

祠廟夕牲歌

我夕我牲 猗歟敬止 嘉薦孔時 供茲享祀 神鑒厥誠 博碩斯歆 祖考降饗 以虞孝孫之心

祠廟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 日監在茲 以時享祀 神明降之 神明斯降 既祐饗之 祚我無疆 受天之祜 赫赫太上 巍巍聖祖 明明烈考 丕承繼序

祠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 神時戾止 申錫無疆 祇承享祀 假哉皇祖 綏予孫子 燕及後昆 錫茲繁祉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筵 薦祀在堂 皇皇宗廟 乃祖乃皇 濟濟辟公 相予烝嘗

享祀不忒　降福穰穰

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　實司于天　顯矣皇祖　帝祉肇臻　本枝克昌　資始開元
惠我無疆　享祚永年

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　顯顯令德　高明清亮　匪競柔克　保乂命祐　基命惟則
篤生聖祖　光濟四國

祠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　聖德欽明　勤施四方　夙夜敬止　載敷文教　載揚武烈
匡定社稷　躬行天罰　經始大業　造創帝基　畏天之命　于時保之

祠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　克明克哲　旁作穆穆　惟祗惟畏　纂宣之緒　若定厥功
登此俊乂　糺彼群凶　業業在位　帝既勤止　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

祠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允文文皇　聰明叡智　聖敬神武　萬機莫綜　皇斯淸之
蚍豕放命　皇斯平之　柔遠能邇　簡授英賢　創業垂統　勳格皇天

祠廟饗食神歌二篇

日晉是常　享祀時序　宗廟致敬　禮樂具舉　惟其來祭　普天率土
犧樽既奠　清酤既載　亦有和羹　薦羞斯備　蒸蒸永慕　感時興思
登歌奏舞　神樂其和　祖考來格　祐我邦家　溥天之下　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　濟濟臣工　四海來格　禮儀有容
鍾鼓振　管絃理　舞開元　歌永始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臣工濟濟　小大咸敬　上下有禮　理管絃　振鼓鍾　舞象德
歌詠功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有來雍雍　穆穆天子　相維辟公
禮有儀　樂有則　舞象功　歌詠德　神胥樂兮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
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
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

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勖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勖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為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勖造晉歌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張華以為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留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

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時詔又使中書侍郎成公綏亦作焉今並採列之云

四廂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穆穆天子 光臨萬國 多士盈朝 莫匪俊德 流化罔極 王猷允塞
嘉會置酒 嘉賓充庭 羽旄曜宸極 鍾鼓振泰清 百辟朝三朝 式式明儀形
濟濟鏘鏘 金振玉聲 禮樂具 宴嘉賓 眉壽作聖皇 景福惟日新
群后戾止 有來雍雍 獻酬納贄 崇此禮容 豐羞萬俎 旨酒千鍾
嘉樂盡宴樂 福祿咸攸同 樂哉 天下安寧 道化行 風俗清
簫韶作 詠九成 年豐穰 世泰平 至治哉 樂無窮
元首聰明 股肱忠 樹豐澤 揚清風 嘉瑞出 靈應彰
麒麟見 鳳凰翔 醴泉湧 流中唐 嘉禾生 穗盈箱
降繁祉 祚聖皇 承天位 統萬國 受命應期 授聖德
四世重光 宣開洪業 景克昌 文欽明 德彌彰 肇啓晉邦

流祚無疆
泰始建元 鳳凰龍興 龍興伊何 享祚萬業 奄有八荒 化育黎蒸
圖書既煥 金石有徵 德光大 道熙隆 被四表 格皇穹
弈弈萬嗣 明明顯融 高朗令終 保兹永祚 與天比崇
聖皇居四海 應天期 三葉合重光 奏韶開洪基 明曜參日月 功化侔四時
宇宙清且泰 黎庶咸雍熙 善哉雍熙
惟天降命 翼仁祐聖 於穆三皇 載德彌盛 總齊璇璣 光統七政
百揆時序 化若神聖 四海同風 興至仁 濟民育物 擬陶均
擬陶均 垂惠潤 皇皇群賢 峨峨英儁 德化宣 芬芳播來胤
播來胤 垂後昆 清廟何穆穆 皇極闢四門 皇極闢四門 萬機無不綜
亹亹翼翼 樂不及荒 饑不遑食 大禮既行 樂無極 登崐崘
上層城 乘飛龍 升泰清 冠日月 佩五星 揚虹蜺
建篲旌 披慶雲 蔭繁榮 覽八極 遊天庭 順天地
和陰陽 序四時 曜三光 張帝綱 正皇綱 播仁風

流惠康　邁洪化　振靈威　懷萬方　納九夷　朝閶闔
宴紫微　建五旗　羅鍾虡　列四懸　奏韶武　鏗金石
揚旗羽　縱八佾　巴渝舞　詠雅頌　和律呂　于胥樂
樂聖主
化蕩蕩　清風泄　惣英雄　御俊傑　開宇宙　埽四裔
光緝熙　美聖哲　超百代　揚休烈　流景祚　顯萬世
皇皇顯祖　翼世佐時　寧濟六合　受命應期　神武鷹揚　大化咸熙
廓開皇衢　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　無競惟烈　匡時拯俗　休功蓋世
宇宙既康　九域有截　天命降監　啓祚明哲　穆穆烈考　克明克儁
實天生德　誕應靈運　肇建帝業　開國有晉　載德弈世　垂慶洪裔
明明聖帝　龍飛在天　與靈合契　通德幽玄　仰化青雲　俯育重川
受靈之祐　於萬斯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　荀勗

踐元辰　延顯融　獻羽觴　祈令終　我皇壽而隆　我皇茂而嵩

本枝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 荀勖

煌煌七曜 重明交暢 我有嘉賓 是應是貺 邦政既圖 接以大饗
人之好我 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 藹藹濟濟 既朝乃宴 以洽百禮
頒以位叙 或庭或陛 登僎台叟 亦有兄弟 胥子陪寮 憲茲度楷
觀頤養正 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 大業是維 今我聖皇 焜燿前暉
弈世重規 明照九畿 思輯用光 時罔有違 陟禹之迹 莫不來威
天被顯祿 福履是綏 赫矣太祖 克廣明德 廓開宇宙 正世立則
變化不經 民無瑕慝 創業垂統 兆我晉國 烈文伯考 時惟帝景
夷險平亂 威而不猛 御衡不迷 皇塗煥景 七德咸宣 其寧惟永
猗歟盛歟 先皇聖文 則天作孚 大哉為君 慎徽五典 帝載是勤
文武發揮 茂建嘉勳 脩己濟治 民用寧殷 懷遠燭幽 玄教氤氳
善世不伐 服事三分 德博化隆 道昌無垠 隆化洋洋 帝命溥將
登我晉道 越惟聖王 龍飛革運 臨燾八荒 叡喆欽明 配蹤虞唐

封建厥福　駿發其祥　三朝習吉　終然允臧　其臧惟何　撫彼萬方
元侯列辟　四嶽藩王　時見世享　率茲有常　旅揖在庭　嘉客在堂
宋衛旣臻　陳留山陽　有賓有使　觀國之光　貢賢納計　獻璧奉璋
保祐命之　申錫無疆　振鷺于飛　鴻漸其翼　京邑穆穆　四方是式
無競惟人　王綱允勑　君子來朝　言觀其極　廙廙大君　民之攸暨
信理天工　惠康不匱　將遠不仁　訓以醇粹　幽明有倫　俊乂在位
九族旣睦　庶邦順比　開元布憲　四海鱗萃　協時正統　殊塗同致
厚德載物　靈心隆貴　敷奏讜言　納以無諱　樹之典象　誨之義類
上教如風　下應如卉　一人有慶　群萌以遂　我后宴喜　令問不墜
旣宴旣喜　翕是萬邦　禮儀卒度　物有其容　晳晳庭燎　喤喤鼓鍾
笙磬詠德　萬舞象功　八音克諧　俗易化從　其和如樂　庶品時邕
時邕斌斌　六合同塵　往我祖宣　威靜殊鄰　首定荊楚　遂平燕秦
亹亹文皇　邁德流仁　爰造草昧　應乾順民　靈瑞告符　休徵響震
天地弗違　以和神人　旣禽庸蜀　吳會是賓　肅愼率職　楛矢來陳

韓濊進樂　宮徵清鈞　西旅獻獒　扶南效珍　蠻裔重譯　玄齒文身
我皇撫之　景命惟新　愔愔嘉會　有聞無聲　清酤既奠　籩豆既升
禮充樂備　簫韶九成　愷樂飲酒　酣而不盈　率土歡豫　邦國以寧
王猷允塞　萬載無傾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留　四氣回周　節慶代序　萬國同休　庶尹群后　奉壽升朝
我有壽禮　式宴百寮　繁肴綺錯　旨酒泉渟　笙鏞和奏　磬管流聲
上隆其愛　下盡其心　宣其壅滯　訓之德音　乃宣乃訓　配享交泰
永載仁風　長撫無外

宴會歌 張華

亹亹我皇　配天垂光　留精日昃　經覽無方　聽朝有暇　延命眾臣
冠蓋雲集　罇俎星陳　肴蒸多品　八珍代變　羽爵無筭　究樂極宴
歌者流聲　舞者投袂　動容有節　絲竹並設　宣揚四體　繁手趣摯
懽足發和　酣不忘禮　好樂無荒　翼翼濟濟

命將出征歌張華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賔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那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群生號穹旻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衆貞必以律臧否實在人威信加殊類疎狄思自親單醪豈有味挾纊感至仁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遠跡由斯舉永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張華

玁狁背天德構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群帥贊皇威將士齊心旅感義忘其私積勢如鞹弩赴節如發機囂聲動山谷金光曜素暉揮戟陵勁敵武步蹈橫屍鯨鯢皆授首北土永清夷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詠采薇收榮於舍爵燕喜在凱歸

中宮所歌張華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刑孚萬邦內訓隆壼闈皇英垂帝典大雅詠三妃執德宣隆教正位理厥機含章體柔順帥禮蹈謙祇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遺榮參日月

百世仰餘暉

宗親會歌張華

族燕明禮順、餟食序親親 骨肉散不殊 昆弟豈他人 本枝篤同慶
棠棣著先民 於皇聖明后 天覆弘且仁 降禮崇親戚 旁施協族姻
式宴盡酣娛 飲御備羞珍 和樂既宣洽 上下同歡欣 德教加四海
敦睦被無垠

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揔章鼓吹八音與
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事具律歷志律成遂班下太
常使太樂揔章鼓吹清商施用勖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律者共
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之云

正德舞歌張華

日皇上天 玄鑒惟光 神器周回 五德代章 祚命于晉 世有哲王
弘濟區夏 陶甄萬方 大明垂曜 旁燭無疆 蚩蚩庶類 風德永康
皇道惟清 禮樂斯經 金石在懸 萬舞在庭 象容表慶 協律被聲

軼武超護　取節六英　同進退讓　化漸無形　大和宣洽　通於幽冥

大豫舞歌　張華

惟天之命　符運有歸　赫赫大晉　三后重暉　繼明紹世　光撫九圍
我皇紹期　遂在璇璣　群生屬命　奄有庶邦　愼徽五典　玄教遐通
萬方同軌　率土咸雍　爰制大豫　宣德舞功　醇化既穆　王道協隆
仁及草木　惠加昆蟲　億兆夷人　悅仰皇風　丕顯大業　永世彌崇

荀勖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宫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勖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勖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勖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己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勖以校己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勖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鍾聲會勖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及定秦

中封因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詞粲問巴渝帥李管种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使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

晉書志卷第十二　樂上